

岁月如歌

老照片里的旧时光

王海琳

前一段时间,在微信群里看到许多怀念舅舅、姥姥的文章,心里一阵酸楚。关掉手机的那刻,我的姥姥也来到了我的眼前,一切,还得从那张留存的老照片说起。

初见旧影

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冬夜,我和妈妈在家。灯光下,妈妈伏在桌上为我做新棉衣,正絮着棉花,眼泪却止不住地流,还轻轻抽泣着。桌边玩洋娃娃的我听到哭声,害怕得一下子扑进妈妈的怀里,满眼疑惑地抬头看她。妈妈紧紧抱着我,说:“琳,不怕。你阿姨来信,说你姥姥病了,被送回老家了!”那夜,妈妈跟我讲起老家的亲人,姥姥、姥爷,还有阿姨一家和在北京上大学的舅舅。从那以后,我知道老家还有很多亲人。

妈妈用手擦去泪水,到脸盆里洗了个手,用毛巾擦干后,就拉开桌边的抽屉,从里面拿出一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。我跪在椅子上,妈妈指着照片上的每个人给我介绍:“坐在中间的是姥爷,身边是姥姥,这是阿姨。”看着高挑漂亮的阿姨,我好奇地问:“是阿姨给咱们写的信吗?”妈妈点头,又给我指了指姨父和舅舅。介绍完,我心里纳闷,怎么没有我们一家三口,我也学妈妈洗手擦干净,回到桌边,拿起照片仔细端详。

两位老人坐在照相馆的两张太师椅里。姥爷着白色中式上衣和黑裤,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,两只大手款款扶在椅子扶手上,端坐在椅子里,满满当当的。他两眼平视前方,下巴微微收起,嘴角微微上扬,眼神里透着慈祥与平和,那顶黑色礼帽彰显着他在张家口独一份的汇丰化工商号老板身份。坐在姥爷身边的姥姥,娇小玲珑,显得那把太师椅特别宽大,四边不挨着。姥姥手轻放在腿上,白色的偏开扣上衣配一条黑色长裙,三寸金莲穿着一双姥爷为她订制的小脚皮鞋,很是精致。她那天打了发蜡,头发梳得很光滑,还是中分,在脑后梳了个低低的髻。姥姥生着一张很标致的瓜子脸,明亮的大眼睛,高而挺的鼻梁透着秀气,我的妈妈跟她挺像。

回乡探亲

转眼到了第二年初夏,妈妈在新疆工作十个年头了,迎来了第一个探亲假,她要带我回老家。那年我6岁,妈妈从托儿所接我回家,行李也准备好了,大包小包一大堆。从伊宁到乌鲁木齐得坐三天汽车,爸爸找了一辆拉货车捎我们。本来早上出发,因司机有事改成下午走,让我

和妈妈在家等。我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司机叔叔,这时候院里的大娃娃们上学从我家门口路过。郝克萍姐姐是个混血儿,高鼻梁大眼睛,金黄色的麻花辫一甩看见我:“咦?小琳怎么没去托儿所?”我说:“妈妈接我回来的。姐姐你上学去呀?我也去!”郝克萍姐姐眼睛笑得弯弯地把手一伸,我赶忙跑下台阶,就这样手牵手跟姐姐上学去了。

一会儿,司机叔叔来了,妈妈满院子找我,动静闹到了院子前面的商业局大楼。一楼百货公司和纺织品公司的叔叔阿姨们听说王经理的女儿不见了,楼上楼下都帮忙寻找。这时,郝克萍的姥姥从四楼提着水桶下来,她是食品公司的清洁工,不知发生了什么,小心地问了一下从身边慌张跑过的小柳阿姨。小柳阿姨是上海人,大声告诉她:“不得了啦!王经理的小孩丢了!”郝克萍的姥姥正要问,小柳阿姨已窜下一楼,骑了一辆自行车溜出大门找人去了。郝克萍的姥姥走到等在大门口的妈妈前,说:“我在楼上擦玻璃时,看到我的萍萍和你的女儿手拉手出了大门……”她是苏联人,汉语不流畅,连连比划,但意思表达到了。大家才知是虚惊一场,劝妈妈取消行程,再找车。下午,我一进门,就见妈妈高举鸡毛掸,吓得我里屋外屋一阵乱窜……妈妈的第一个探亲假42天白白损失了两天。

次日,我们汽车、火车日夜兼程一周,赶到舅舅的学校。舅舅安排我们在同学的宿舍借住一晚,第二天早上,妈妈给钱让舅舅买些吃的。舅舅说:“这个点,街上也没得买……”路途好多天,妈妈就从大包里掏出一堆干硬的大饅。舅舅同学一看,高兴坏了,忙借来两热水瓶,你一碗他一碗,开水泡饅吃了起来。开水泡饅不好吃,我嘟囔着不吃。妈妈说:“有吃的就不错了,听话!”这时,有人塞给我半包冬瓜腌制的糖,看着很好看,可吃了一根并不怎么样,我问:“这是糖吗?”舅舅的同学笑了,手上端着碗大口吃着,嘴里连说:“今天吃的是这学期最饱的一顿饭。”

吃了饭,去颐和园划船,船儿慢慢摇着,妈妈和舅舅有说不完的话,不知不觉我睡着了。什么时候下的船,怎么到的天安门,都不记得,只记得舅舅背了我一路。迷迷糊糊的我被妈妈叫醒,突然看见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吓得大哭,紧抱着舅舅的脖子不下来。后来,收到从北京寄来的照片,照片里的我怯怯地站在舅舅和妈妈中间,挺丑的,可那也是我和舅舅的第一张合影。

接着去了王府井大街,舅舅给我买了口琴和印有丁香花图案的丝帕,细心包好放进盒子。他叮嘱我,口琴只能自己吹,吹前要漱口,吹完用丝帕包好。我高

兴地蹦跳,妈妈连说:“买这些干啥,她太小弄不了!”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,我旅行结婚去上海,为舅舅家两个表妹选了两枚水晶胸针别在刺绣手帕上送给她们,看着她们充满惊喜的小眼神,也想起了我手捧口琴的小模样。

在北京逗留两天后,我们去了妈妈阔别十多年的娘家——祁县三角村。姥姥家是干净整洁的四合院,正北房里炕上,姥姥瘦弱的身体侧卧着,脸朝窗户。妈妈大声叫着姥姥,姥姥用力睁开双眼,声音微弱地告诉妈妈自己得了肺结核,是传染病,不让我靠近。妈妈握着姥姥的手,眼泪流得一句话也说不成。

我那时太小,一个人站在屋里,看着姥姥炕上的铜环大木箱、地上古色古香的大立柜、光滑的大桌椅、被洗擦得可照见人似的青砖。这些老式家具散发的气息让我恐惧,只能放声大哭。舅舅和一个看护姥姥的婶婶进来,一边叫着“大姐”,一边用祁县方言说得热闹,我一句没听懂。

舅舅发了“大姐到家”电报,姨姨一家快速赶来,一家人终于团聚。姥姥精神好了许多,靠被坐了起来,跟妈妈轻声说着。妈妈像个翻译,把姥姥的意思转达,说姥姥想听我唱歌。我一听,连蹦带跳地把从幼儿园学来的歌儿唱了出来,表演后还不忘谢幕,结果因退场跑得太快碰到门上,摔倒了,但很快又爬了起来。大家都笑了,姥姥也露出了笑容点头。

岁月情长

1979年,爸爸妈妈离退休后,我们回到了山西。那一年表弟结婚,我们一家去姨姨家,舅舅、妈妈和姨姨三人聊起家常,很随意,也很温馨。舅舅坐在窗前缝纫机旁的椅子上,妈妈和姨姨则是躺在双人床上,都斜靠在枕头上,中间放着瓜子、糖块,床上的祁县话夹杂着缝纫机边上的普通话,听着很是亲切。我爱听舅舅说话,姨姨从床头柜抽屉里取出影集,指着那张和我家留存的一样的老照片说:“琳!你看姨照这张照片时正怀着你姐呢。”再仔细看,姨穿浅花旗袍,侧身站着,双手交叉放在略显怀的肚子上。第一次看照片时,我还小,没看出来。姨父浓眉大眼,帅气地站在姨姨的身边,舅舅学生模样很规矩地站在姥爷身旁。我抬起头问舅舅那时多大,舅舅说十五岁。这时姨姨说起出嫁时没坐成花轿的趣事,当时路线都规划好了,谁知轿夫临时出了状况来不全,最后上的是一辆姨父雇的黄色包车。我和表姐听了,都忍俊不禁。

如今,我的父母亲、姨姨姨父都远去了。这张老照片承载着舅家的过往,也寄托着我对亲人们的思念,他们的音容笑貌愈发清晰。

老年文苑

田园杂咏

徐信安

(一)故乡

落叶归根回故乡,别有滋味喜心房。
黎明即起扫帚响,晨练田间小道上。
中午秋阳洒庭堂,伏案细审吾文章。
三时秋雨纷纷下,凉风飏飏加衣裳。
夜晚天晴星空亮,牛郎织女隔河望。
蟋蟀蚂蚱齐歌唱,伴随旋律入梦乡。
三更狗叫汪汪汪,翻个身儿睡得香。
雄鸡一声君行早,人老仍要胜朝阳!

(二)种菜

黄瓜嫩又鲜,辣椒挂枝间。
番茄一串串,大葱叶向天。
生菜层层卷,南瓜蔓盘旋。
丝瓜顺梯缠,豆角绕架杆。
茄子吊蛋蛋,萝卜地下钻。
韭菜迎风摆,黄花金灿灿。
谁说劳动苦?苦中有甘甜!

(三)田野

清晨漫步在高高的引黄渠上,
两旁是绿油油的枣海、麦浪,
桃树、杏树、苹果树……
迎风点头、荡漾,
一行行挺直的白杨伸向四面八方;
远处的中条山起伏奔腾、莽莽苍苍,
头顶的鸟儿飞来飞去、自由翱翔,
路上的蹦蹦车穿梭奔忙、尽情歌唱,
蓦然间,
我发现朝阳将人影拉得长长;
是谁在描绘这美丽的田园风光?
是农民兄弟的勤劳双手和汗水流淌!
是谁给家乡的田野带来了生机希望?
是与人民心连心、同甘苦的共产党!

(四)春植

蛇年立春早,人勤栽花草。
满院又增色,美丽风光好。

(五)雨声

屋檐之下听雨声,犹如铜铃敲击声。
忆起儿时戏水景,不由哈哈笑出声。

屋檐之下听雨声,仿佛泉水叮咚声。
空气清心风儿静,吾与老伴起歌声。

屋檐之下听雨声,疑是百姓嬉笑声。
久旱甘霖润生灵,田野传来噌噌声。

屋檐之下听雨声,好似军号嗒嗒声。
虽然发白为老翁,征程高奏马叫声。

(六)鹊鸣

欲晓吾起床,惊梦鸟啼声。
急忙眼儿睁,枝头喜鹊鸣!

(七)相聚

金秋送爽硕果香,老家院落喜洋洋:
同学相聚忆寒窗,战友相见忆疆场,
同事相逢忆过往,直来直去诉衷肠,
愈忆愈亲情难忘,携手圆梦献力量!



挚爱亲朋

李红斌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下海经商,在市区开了一家经营机电产品的商店。隔壁有一家销售电动机的铺子,店主就是祥吉兄。他40来岁,大高个儿,四方脸,说话不紧不慢。不长时间,我们便熟悉了,晚上店关门后凑到一起,天南地北闲聊。我俩志趣相投,互为知音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几年后,我回单位上班,他也转行从事其他工作,但我们相互挂念,经常通电话。逢年过节你来我往,三十来年未曾间断,不是亲人,胜似亲人。

祥吉兄出身贫寒,完小毕业便辍学

祥吉兄

回家务农。他为人忠厚本分、勤劳朴实,重活脏活总是抢着干,20岁便光荣入党。紧接着,他担任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,在8年的任职期内,严格要求自己,以身作则,不贪不占,带领群众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,平整土地、科学种田、挖渠引水、兴修水利,先后打了4眼深井和1眼机井,让几百亩旱地变成米粮仓,彻底改变了昔日的贫困面貌。老百姓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,他的模范事迹受到了大队和公社的表扬,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,被公认为“好领班”“实干家”。改革开放后,他抓住机遇,敢为人先,办起了铸造厂,先后安排几十名乡邻

进厂工作,带领大家共同致富。

2021年,祥吉兄荣获党中央颁发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这项荣誉也是对他一贯表现良好的肯定。他始终对党怀有感激之情,教育子女要感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,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。他的家庭温馨和睦,老伴精明能干,持家有方。子女孝顺懂事、事业有成,尤其是二女儿创办了矿山服务公司,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女强人。

过往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,珍贵的友情让人心泛暖意。和祥吉兄的缘分,我十分珍惜。感恩遇见,友谊长存。